

研究甲骨文的“西方学者第一人”——明义士牧师

尚海丽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明义士是加拿大长老会牧师,1910年来到河南安阳传教。他是学者身份走进殷墟的“第一人”。他以在安阳担任牧师的地理之便与身份之便,陆续收集到甲骨5万片,从而成为最大的甲骨收藏家,在传教以及在齐鲁大学执教期间,他完成了多部甲骨学研究著作,在甲骨著录、辨伪、缀合、校重、断代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甲骨文;明义士牧师

[中图分类号]K8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1)03-0055-05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s),1885年2月2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克林顿镇(Clinton)的一个基督新教家庭,从小受洗入教。1903年,他考入多伦多大学,先是在应用科技学院学土木工程。明义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他还热心参与和教会有关的活动,担任了多伦多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理事兼秘书、查经班招集人、应用科技学院基督教青年会主席等与教会相关的职务。这也为他日后走上传福音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学二年级时,明义士加入了多伦多长老会中心教会。当时,多伦多大学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举办演讲,明义士常常被那些刚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们的经历所感动,心中萌发了将来要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思想。1907年,明义士读大学四年级,毕业实习时,他被安排作国土测量员,负责加拿大西部萨斯克彻万和阿尔伯塔两省省界的勘定工作。这段野外工作经历,为他日后进行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习结束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为了实现自己要到海外传教的愿望,明义士从应用科技学院毕业后又进入多伦多大学诺克斯神学院(Knox College)学习,系统学习神学专业。

诺克斯神学院是一座专门培养神学人才的教会学校,曾培养出许多著名的海外传教士。如在豫北建立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基地的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即毕业于该校。三年之后,明义士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具备了作为一名传教士的基本素质。从诺克斯神学院毕业前夕,他向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递交了请求到中国传教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从此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来中国传教之路。

一、走进殷墟的“第一人”

1910年,明义士从诺克斯神学院毕业,根据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的统一安排,他被派往位于河南北部的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工作。豫北差会先是把明义士分配到武安传教总站工作,后调任安阳传教总站,并在安阳荣升为牧师。

加拿大长老会传入豫北最早在1888年,从当时的行政区划而言,这里称河北道,包括三府25县^①。1887年,黄河决口,豫北灾情严重,多伦多大学的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夫妇、皇后大学的史雅格(James F. Smith)医生夫妇、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总监罗维廉(William McClure)医生、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牧师、哈里特·萨瑟兰(Harriet Sutherland)小姐等7人(也称“河南七

[收稿日期]2011-02-19

[作者简介]尚海丽,女,河南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

①三府即卫辉府(今卫辉市)、彰德府(今安阳市)、怀庆府(今沁阳县);25县为:汲县、延津、滑县、浚县、淇县、辉县、获嘉、封邱、新乡、安阳、滑县、林县、内黄、汤阴、临彰、涉县、武安、河内、济源、孟县、温县、武陟、修武、原武、阳武,其中临彰、涉县、武安等3县今属河北省,其他22县今属河南省。

贤”)携带在加拿大募集的救灾款来豫北施赈、传教。1890年夏,古约翰牧师等人在豫北的交通门户、卫河岸边的楚旺(今内黄县楚旺镇)设立诊所,借医传教,到1910年前后陆续建成彰德、卫辉、怀庆、武安、道口、浚县、修武等7个传教总站,打开了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的传教局面。

加拿大传教士进入豫北传教伊始就借鉴了早先来中国的天主教会及其他基督新教派别的传教经验,注重以教育和医疗辅助传教,正如一位传教士形容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生活就像是一个三条腿的板凳。教会是一条腿,教育和医疗是另外两条腿。所以,从1888年开始,来到豫北传教的加拿大人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专职传教士、教育类传教士、医疗类传教士,三者工作虽然各有侧重,但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传教和扩大教会的影响。据统计,1910年和明义士同年来到豫北差会的加拿大传教士共7人,其中2名专职传教士,2名教育类传教士,3名医疗类传教士,而明义士即为2名教育类传教士之一。^[1]从明义士在安阳传教期间所分担的工作来看,他是被差会作为教育类传教士来使用的。因为他除了有神学学士学位外,还有土木工程学士学位,知识面相对较宽。1910年明义士来到豫北时,豫北差会已经开办了5所教会学校,他从武安传教总站来到安阳传教总站后即担任教会学校的教员。1915年,豫北差会将设在安阳的教会学校改称为“斌英高初两级小学校”,学制7年,学校除开设《圣经》课外,还开设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课程。明义士被确定为学校校长。此后,明义士一直负责教会学校工作,当然,作为一名牧师传教讲道仍是他份内之事。

明义士走进殷墟、认识甲骨文就是他负责安阳教会学校工作期间发生的事。当时的安阳教会位于彰德府老城以北的铸钟街,教会北边不远就是洹河。沿河西向5里左右就是著名的殷墟。当然,明义士在安阳任牧师之始,殷墟还没有任何名气,小屯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由于明义士是一名教育类传教士,承担着教会学校的管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逐渐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明义士走进殷墟既有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

在明义士1917年所写的《殷虚卜辞·自序》中,他较为详细地描述了1914年在小屯附近见到甲骨文的情形“甲寅(1914年)岁孟春,著者乘老白

马游河南省彰德府城北洹水南岸。田已耕,备种棉。农人积破陶碎石于田边,上古陶片之多,引起乘白马者莫大注意。跟随陶片且行且视,至河湾,古陶片绝踪,或年代久远冲刷河中,或为沙土埋没。低沙岸上柳芽初发,赤体儿童臂篮漫游摘嫩叶为茶。见外国人围集予侧,观予审视并旁涂中陶片。一童问予曰‘你做什么?’予曰‘看破陶片。’再问‘看它做甚么?’予曰‘我喜欢它。’又问‘你喜欢看骨头不喜欢?’予曰‘看是甚么骨头!’童曰‘我能领你看有字的龙骨。’予闻此言,立告以对此很有兴味。我们同行,绕过河湾,至一不毛沙墟,西坡凹处满布白粉碎骨。是即殷墟,商朝京都……”^[2]

虽然在1914年之前,罗振玉等学者已经推断出甲骨文出土地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但是并没有研究甲骨的学者亲自走进殷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明义士无愧于以学者身份考察殷墟“第一人”之谓。至于有人说1914年的明义士尚不足以称甲骨研究方面的“学者”,窃以为此论不妥,毕竟明义士自从走进殷墟之后就开始走上了甲骨研究之路,一发而不可收,并成为甲骨研究之大家,穷一生之精力而无中断。至于他何时可称学者,何时不能称之,则无法判明。

从1914年明义士走进殷墟至1927年因军阀混战而离开安阳的14年间,是明义士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收藏甲骨、研究甲骨阶段,他从一个粗识中国文字的洋牧师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汉学家、甲骨学家。1928年之前,中国政府一直没有组织对殷墟的发掘,小屯一带甲骨倒卖之风盛行,殷墟文物处于失控状态,明义士的收藏正是得此天时;明义士驻理的安阳教会距离小屯仅5里之遥,地理位置优越,来去十分方便;明义士的牧师身份颇受安阳当地百姓尊重,他很容易和文物贩子及小屯百姓打成一片。因此,明义士在安阳收藏甲骨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这是任何一个甲骨学家都无法比拟的。1917年明义士完成了第一部甲骨学研究著作——《殷虚卜辞》,书中选登了他临摹的甲骨精品2369片。据他在书中讲,当时,他已经收集到甲骨5万片,从而成为了最大的甲骨收藏家。

1917年初,明义士应召随“中国劳工团”赴法国前线服役,甲骨收藏和研究被迫中断。1921年春夏之交,他重回安阳,在继续负责教会学校工作的同时,又重新开始了甲骨研究和收藏工作。

1924年,小屯村民筑墙取土时发现一坑甲骨,全部卖给了明义士。1926年,在小屯人张学献家菜园里又发现了一坑甲骨,也被明义士收藏。这为明义士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素材。正当明义士收藏颇丰、研究顺利进行之际,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吴佩孚军队进入安阳,明义士来不及带走的甲骨藏品被乱军所毁,令人痛心。

为了躲避乱军,1927年4月,明义士来到北京的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任教,同时继续他的学术研究。这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马衡、容庚和商承祚等一些著名学者。在曾毅公的协助下,他将自己收藏的一批重要甲骨拓印数份,编纂成《殷虚卜辞后编》一书。

1928年9月,明义士因休假而离开中国。在途经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时,他参观了几处考古发掘工地。1929年6月底还参加了由美国考古学家威廉姆·傅瑞德里克·贝德(Wiliam Frederick Bade)主持的耶路撒冷地区的考古发掘,使他增加了对科学考古发掘的感性认识,并学到了实际工作经验。

1930年秋,明义士再次回到安阳。受河南大会委托,他负责恢复在战乱中停办的斌英中学。1931年暑假,明义士和教会有关人士马耀武、王向南、王镇九等人在自己家中就恢复斌英中学事宜商谈,并达成一致意见。学校命名为“安阳斌英初级中学”,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教会的捐助,校舍向教会租赁。停办了6年之久的斌英中学在明义士等人的努力下复校并开始招生。

1932年秋,明义士应齐鲁大学之邀,离开安阳到齐鲁大学任教。

二、殷商文化的传播者和研究者

齐鲁大学是一座教会大学,其前身是由美国、英国等教会创办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1917年为了适应学校扩充之需要,筹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新建门外,建筑校舍,创办新校,定名为“齐鲁大学”。下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经费由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教会支付,主要为教会培养神学和医学人才。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是较早参加联合办学的差会团体之一,也是唯一直接参与齐鲁大学建设的差会。1917年,“河南七贤”之一——著名医生罗维廉(William McClure)应邀到齐鲁大学医学院任教,并作为差会派驻齐大的代表。

从1930年开始,齐鲁大学成为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6所教会大学之一,每年可获得20万美元的资助。^[3]哈燕学社为这些教会大学提供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和学术研究上的便利,资助出版有关中国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因为明义士在甲骨研究、考古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所以才获得了齐鲁大学的邀请。在齐鲁大学的4年多时间,是明义士学术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一入校,他便被委以哈燕学社项目的负责人的重任,和同事们一起,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办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机构。在齐鲁大学工作期间,他以自己的藏品为主,在齐鲁大学建立起一个古物博物馆,向学生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给学生讲授过《甲骨研究》和《考古学通论》等课程,把科学的考古学知识传播给中国青年学生。结合课堂讲授内容,他还经常带领学生去野外进行一些考古调查。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也是明义士学术研究最多产的时期,他先后完成了《甲骨研究》、《考古学通论》讲义的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甲骨文的论文,使齐鲁大学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据方辉先生统计,在齐鲁大学期间,明义士完成的研究成果有《商代文化》、《甲骨研究》(初编)、《马可波罗时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英文)、《表校新旧版〈殷虚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中国商代之卜骨》、《论汇印聂克逊先生所收藏青铜十字押》、《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商代的美术》(英文)、《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英文)、《中国早期的上帝观》(英文)。^[4]此外还有数种未能完成的研究计划。另外,明义士对城子崖遗址及济南市附近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收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陶片,对这些古代遗址进行了研究。

三、甲骨研究的凝练与升华

1936年6月20日,明义士告别齐鲁大学,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市,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休假生活,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此后他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中国、回到安阳教会和他所热爱的齐鲁大学。

明义士回国以后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36年至1943年供职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二是1943年至1946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战时新闻局;三是1946年因心脏病发作,赋闲休养。1936年至1943年的7年时间,明义士任职

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他的研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他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工作得到了加拿大海外传教协会的同意,并且该协会一直为他提供工资。因为协会方面认为,中国政局稳定后,仍将派明义士到中国传教,而在该博物馆的工作能使明义士将来在中国的工作受益。在这期间,明义士完成了以商代青铜兵器——戈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商戈》(The Shang Ko),该文虽然以铜戈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为目的,但涉及的内容则包括了商代的编年、商王世系、商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关系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明义士近30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凝练与升华,这篇博士论文也凝聚了他毕生的研究心血,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在当时西方乃至在中国学术界都堪称高水平。1942年,57岁的明义士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明义士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考古经验,对流散到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物,尤其是那些属于商代的甲骨、青铜器和玉器等都给予了格外的重视。他同美国各个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保持密切联系,并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帮助他们鉴定、研究、布置展览。他曾帮助芝加哥艺术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庐氏古物馆等单位和个人鉴定其藏品。他甚至专门前往美国,协助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过一个关于商代玉器的特展。这从一个侧面也宣传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

1957年3月16日,明义士在多伦多去世,享年72岁。

明义士一生收藏甲骨甚多,他自己说最多时曾达5万余片。他收藏甲骨有一个原则,即仅供个人收藏和研究,并不转手买卖。即使在他生活最窘迫之时,他也没有出售过一片甲骨。在这一点上他和一些外国文物贩子是有着明显区别的。据统计,目前尚存于世的明义士藏品有36097片,具体分布如下:南京博物院2390片,原藏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山东省博物馆8168片,原藏齐鲁大学;故宫博物院20364片,原藏华北联合语言学校;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5170片,原明义士同事1948年从天津运抵多伦多,1961年,明义士夫人和儿子明明德将这些甲骨悉数捐赠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作为回报,博物馆设立“明义士基金”,一方面用来资助出版明义士的博士论文《商戈》一书,另一方面用于资助对明义士藏品的整

理与出版;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5片,原明义士家藏。

四、突出的学术贡献

明义士在甲骨著录、辨伪、缀合、校重、断代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兹分述如下:

1. 甲骨著录。甲骨著录是甲骨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明义士生前完成的甲骨著录有三种,即《殷虚卜辞》、《殷虚卜辞后编》和《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殷虚卜辞》出版于1917年,根据明义士本人的说法是从自己所收藏的五万片甲骨中选出2369片,亲手临摹。该书是明义士的第一部甲骨文著作,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当时印了190册。1972年,台湾艺文印书馆依原样重印。该批甲骨原物现藏南京博物馆。《殷虚卜辞后编》完成于1928年,收录甲骨2819片,拓印5份,明义士除自留一份稿本外,分赠好友马衡、商承祚和容庚等著名学者。1972年该书正式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发行。《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该书最初发表于《齐大季刊》1935年第六和第七期,后以线装单行本发行。著录甲骨74片。原物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2. 甲骨辨伪。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后,一夜之间身价百倍,由原来一斤只值数钱的“龙骨”被爆炒成为每字值银二两五钱的“古董”。随之而来的便是伪造甲骨的出现。伪片出现之初,由于缺乏鉴别方面的经验,即使是国内收藏行家亦不免受骗上当。明义士在这方面也吃过亏,这也给国内一些学者留下了笑柄,以至许多人都知道明义士“初得大胛骨,乃新牛骨仿制者,售者欺外人不识真伪,举以鬻之。未久,乃腐臭不可闻迹。”但明义士也正是“从此悉心考究,终成鉴别真伪能手。”明义士甲骨辨伪经验的获得,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条件。因为他在安阳生活过20多年,对安阳的古董商和作伪者非常了解。据明义士自己声称,他见过蓝保光伪刻的甲骨成百上千件。他在辨伪方面的功夫是非常深厚的,如1917年出版的《殷虚卜辞》一书收录甲骨2369片,其中只有1片贗品,并且后来还是被他识别出来。正如李济先生评价说,“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为了探索区别甲骨真假标准而更发奋工作。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先锋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义士。”^[5]

3. 甲骨缀合。由于甲骨变质、发掘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甲骨往往断裂为数片,把残片或书中

著录的残碎甲骨拼合到一起,恢复其本来面目,称之为甲骨缀合。明义士在安阳期间自己拣拾、友人相赠,积累了大量的甲骨碎片,这也使得他成为较早从事甲骨缀合的学者之一,他的成就得到了学界的首肯。如容庚说,“明义士、商锡永、董彦堂、郭鼎堂、孙涵溥,皆曾致力于缀合之工作。”^[6]陈梦家也说,“最早留意及此(甲骨缀合)者,则为明义士。”

4. 甲骨校重。所谓校重就是剔除甲骨著录中的重见甲骨片。有同一片甲骨,会在先后出版的几种著录书中出现,有的一片甲骨会在同一种著录的不同地方出现。这给甲骨学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明义士1933年6月发表在《齐大季刊》的《表校新旧版〈殷虚书契前编〉并记所得这新材料》一文就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成果之一。他还把《殷虚书契前编》同《龟甲兽骨文字》、《铁云藏龟》、《戡墟书契后编》等书互相校勘,发现重见拓片37例,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5. “商祖名甲者之次序”。明义士对卜辞中“商祖名甲者之次序”有独特的研究,他几乎和郭沫若同时对“沃甲”和“阳甲”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甚至连所用的论据也没有大的差别,堪称甲骨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6. “五期说”。明义士对“历组卜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五期说”,即1924年小屯出土的一坑甲骨分属于武丁、祖庚、祖甲和康丁、武乙时期。此说虽然目前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已被许多学者认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义士为该书写的自序中,首次以“字型”作为断代依据,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明义士1928年最早进行的甲骨文分期断代整理,是他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方法与西方近代考

古学的类型学理论相结合的天才实践,因而可以公正地说,他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和整理方面走在了同时代学者的最前头。”^[7]王宇信先生认为,“明义士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考古类型学考察,给了分期断代文字演进‘两系说’以深刻的影响。而‘历组卜辞’时间前提的争论,应肇始于明义士。”^[4] [王宇信序]

明义士从青年时期就来到中国传教,从1914年走进殷墟之后,他就被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所折服,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国内战争也不能再让他改变初衷,历经磨难,终于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汉学家,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传教士。虽然他是抱着“使基督教融合到中国文化当中去”的目标,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在不懈寻找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连接点,但是,他客观上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甲骨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明义士,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也都不会忘记明义士!

[参考文献]

- [1] 刘志庆,尚海丽.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及其影响[J].世界宗教研究,2000(4).
- [2] 明义士.甲骨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6.18-19.
- [3] 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A].载章开沅,林蔚.西文化与教会大学[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 [4] 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32.
- [5] 李济.安阳(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6.
- [6] 甲骨缀合编·容序[M].北京:修文堂书店,1950.
- [7]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36.

[责任编辑:G]